

風雲際會袁世凱(一)

王成聖

袁世凱，河南項城人，字慰廷，號洹上釣叟，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二月二十八日生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從吳長慶征朝鮮，拘大院君李呈應，留戍十二年，任三品道員銜商務委員，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之戰歸國，奉旨編練新建陸軍，是為小站練兵，由而掌握北洋兵權。戊戌（一九〇〇）後統武衛右軍，任山東巡撫，繼李鴻章為直督，進軍機大臣。以滿漢之爭放歸故里。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革命，起用為湖北巡撫，欽差大臣、內閣總理。入民國，任第二屆臨時總統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圖稱帝，五年（一九一六）改元洪憲，舉國聲討，退位，以憂憤致卒，年五十九歲。

從李鴻章到李鴻藻

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七月初九，袁世凱以新委慶軍先鋒營統領身份，率領清軍一營，從慶軍統帥吳長慶的旗艦威遠號，登陸在朝鮮全羅道南陽縣內港馬山。以迄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七月十八，中日甲午之戰揭幕前夕奉旨返國，他在朝鮮縱橫坵壇，風雲際會一十二年。若論官階，十二年間，祇不過由一名五品捐納同知，陞任為直隸總督李鴻章保荐的三品道員而已。

但是在另一方面，袁却有相當重大的收穫，那便是獲得了大清柱石李鴻章的賞識。李鴻章是咸同中興名臣之一，舉世聞名的淮軍領袖，更重要的是他身為同光中興第一功臣曾國藩的衣鉢傳人，又復是北洋海軍的創始者，李以直隸總督兼攝北洋大臣，與湘軍名將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劉坤一屹立南北，儼然擎天二柱。聲望之隆，權力之重，地位之高，門生故吏之遍天下，又遠在劉坤一之上。基於此，當年世界各國朝野，乃有「但知李鴻章，不知有清廷」的說法。

袁世凱能够贏得傅相李鴻章的青睐，宜乎他

自朝鮮鐵羽而歸，不但聲光未減，反而官運亨通，一帆風順。從朝鮮回到國內，馬上就得了個優差，擔任直隸按察使周馥的副手，專一辦理東征轉運事宜。換言之，就是中日甲午之戰時期，清軍的聯動副總司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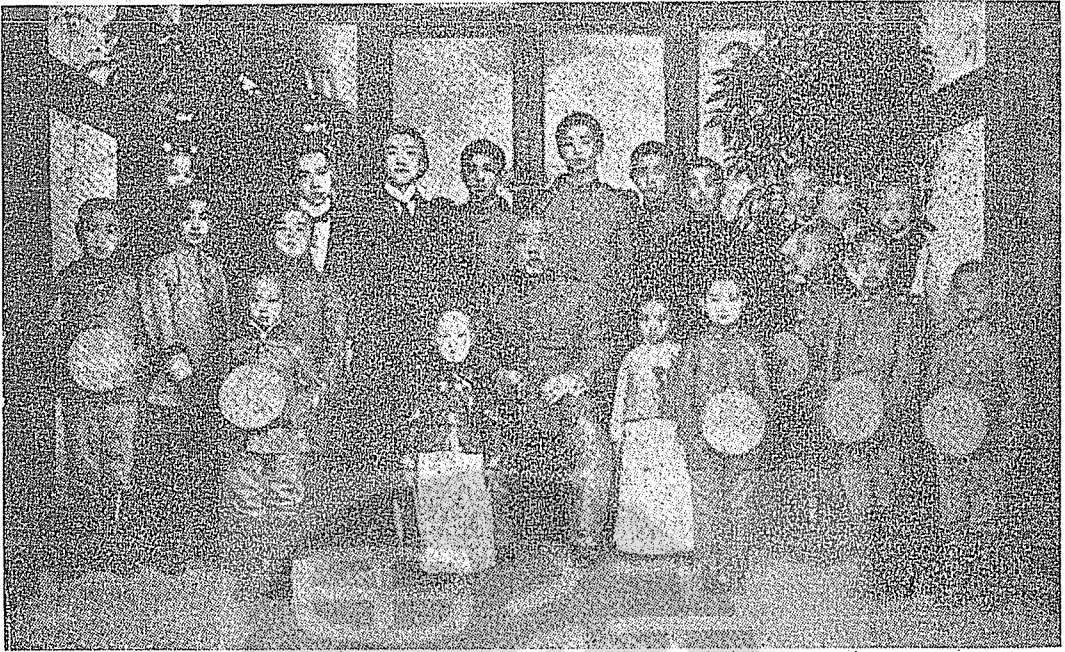
周馥是監生出身，歷任湘軍統帥曾國藩，淮軍統帥李鴻章的幕府，深獲兩位大將的禮重。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出任江南鹽運道時，周馥又曾為袁保慶的最高顧問。想當年袁世凱揚州荒唐，金釵落魄，在江寧（今之南京）賣盡當光，回不了家鄉，見不了爹娘，還是央求周馥出面向嗣父袁保慶緩頰，這才能够結束流浪生涯，回到嗣父的鹽運道道台衙門。由此一端，也可以想見周馥係與袁世凱具有三代的交情，從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，到嗣父袁保慶，再到袁世凱本人。交情如此其深，甲午之戰時期，袁世凱又得周馥的信任辦理後勤，當然是得心應手，毫無掣肘的了。

中日甲午之戰，清軍水陸兩路大敗虧輸，連權勢絕倫的李鴻章，都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。及至赴日議和，簽訂馬關條約，方始官復原職。黃海一戰，平壤一役，北洋海軍和淮軍、湘軍一

敗塗地，土崩瓦解，那正是李鴻章一系列人物受盡國人唾罵，清廷切責，最黯淡，最倒運的時候。然而袁世凱却仍能確保祿位，屹立不搖。乙未（一八九五）中日和議告成，袁世凱竟得了個實缺的浙江溫處道，照說他應該到浙江溫州、處州去走馬上任，但是由於他另外得到當朝權要李鴻藻和榮祿對他一致器重，因此袁世凱被留在北京，充任督辦營務處差委，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一項辦大事的機會，在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榮祿的支持下，清廷派他草擬創練新軍辦法。

袁世凱步入仕途，第一個提拔他的大人物是世叔慶軍統帥吳長慶，第二個是李鴻章，第三位大好佬就該數李鴻藻了。

李鴻藻，字蘭孫，直隸高陽人，是國民黨元老李石曾（煜齋）的父親，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成進士，是同治皇帝的老師，深獲慈禧太后的器重，所以他在政壇上也是一帆風順，青雲直上的。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便陞任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，十月署戶部右侍郎，四年（一八六五）即已奉旨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進了軍機處。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，任工部尚書，加



袁世凱一妻九妾共有子女三十二人，圖為袁世凱（中者）與長子
袁克定長孫袁家融等五十人合影（詳見章君毅著袁世凱傳）

太子少保銜。光緒以後李鴻藻當過吏部、兵部、禮部、刑部尚書，甲午之戰時，他也曾商辦軍務，甲午（一八九四）授軍機大臣。由於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是李鴻藻的得意門生，袁世凱的幾位叔叔，兄弟，又常在李府走動。因此，袁世凱在朝鮮時，便經常直接上書李鴻藻，供給情報，議論軍事，袁世凱函牘中尊李鴻藻為「太夫子大人」，自稱：「小門生」。

大老優待 聖恩極厚

甲午之戰是李鴻藻第一次參與軍事，他只有袁世凱充作他的耳目，而且他在清軍將領之中，也確認袁世凱是一個能够打仗的帶兵官。早在甲午年七月十九日，李鴻藻就主動的命總兵姜桂題、程允和迅即招募成軍，令袁世凱會同帶領，「即赴前敵相機進剿」。這是李鴻藻對袁世凱相知之早，信任之專的一項明證。

第四位對袁世凱栽培拔擢不遺餘力的清廷權貴是榮祿，榮祿字仲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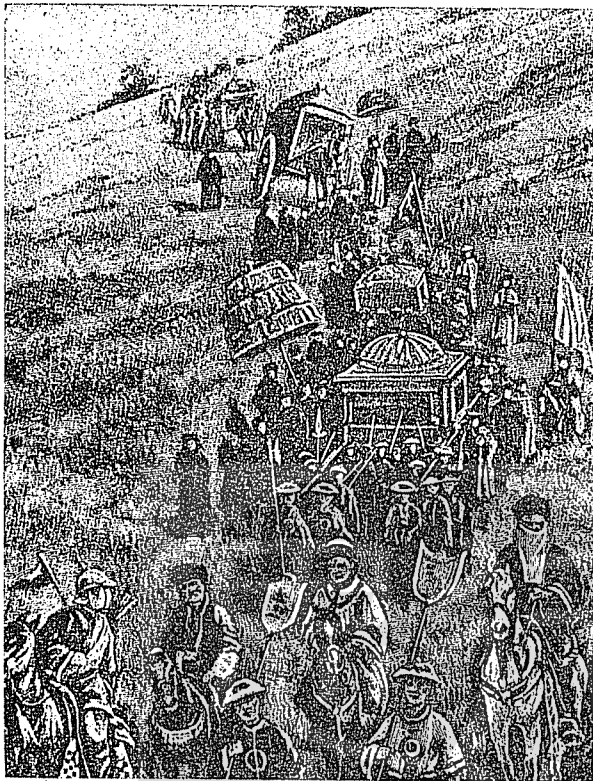
姓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世代簪笏，門第很高。他的祖父塔斯哈，曾任喀什噶爾幫辦大臣，父親長壽，當過甘肅涼州鎮總兵。榮祿本人在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，即以一員廕生而為主事，他和李鴻藻可謂同年出道，不過李鴻藻是兩榜進士出身，榮祿則全憑父祖餘蔭而已。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十一月，榮祿授西安將軍，十二月，賞加尚書銜，到任伊始，便奏准添練洋鎗步隊五百名，成立西安威遠隊，所以他也是清末主張編練新軍最力之一人。

袁世凱內有李鴻藻、榮祿的鼎力支持，外有李鴻章以及淮軍一系重臣宿將的愛護提拔，宜乎他在清末官場，能够左右逢源，扶搖直上了。如所周知，袁世凱是以編練新軍起家，進而成為清末民初第一權力人物的。甲午之戰前夕，日本全國兵力，陸軍僅祇七個師團，官兵共十萬三千餘名，海軍則堪以作戰的軍艦不過二十八艘，再加上二十艘魚雷艇，總噸位為五萬九千一百另六噸。清軍呢，陸軍方面，包括湘軍、淮軍、練軍、防營在內，計有步兵八百六十二營，騎兵一百九十二營，總兵力四十五萬名。戰幕既揭，清廷先出淮軍，繼用湘軍，再以練軍、防營、旗營乃至標兵（亦即各省總督，巡撫直轄的衛隊），相繼投入戰場，其結果竟會是望風而潰。海軍尤以八十二艘軍艦、二十五艘魚雷艇，總噸數八萬五千噸，黃海一戰，全軍盡墨。這一個刺激，未免太大了。因此，袁世凱把握機會，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四月十三日，他便以小門生的自稱，在天津上書太夫子大人李鴻藻，剴切陳詞的說：

「……至此次軍務，非患兵少，而患在不精。非患兵弱，而患在無術。其尤足患者，在于軍制冗雜，事權分歧，紀律廢弛，無論如何激勵，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。……為今之計，宜力懲前非，汰冗兵，節糜費，退庸將，以肅軍政。亟檢

名將帥數人，優以事權，厚以餉糈，予以專責。各裁汰歸併為數大支，扼要屯紮，認真整飭。並延募西人，分配各營。按中西營制律令，參配改革，著為成憲。」

當時，李鴻藻高齡七十五歲，身為威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元老，又是所謂清流黨的領袖，最重要的是他一向深受慈禧信任，自是一言九鼎，足以左右朝廷大計的人物。就由於袁世凱的這一封信，使李鴻藻大有深獲吾心之感。因此，他命袁世凱督京，並且使袁在六月十二日奉旨召見，得了個「交督辦軍務王大臣差委」的進身之階，開始在軍務處有了一席之地。然後再四出奔走活動，開拓袁自己的功名事業。在那一段鑽營時期，袁世凱曾在致其弟世顯的家書中，有所坦述



八國聯軍之役後慈禧光緒返抵京師。

「抵京來忙甚，日在車馬泥塗奔走。軍務處現無多事，近每兩三日一往。住嵩雲草堂，距軍務處有十數里，到處須三時之久，一往即須竟日功夫。諸大老均甚優待，聖恩極厚。惟內事甚遲緩，辦事甚不易，只隨班奔走而已。似未能久居于此，暫留以備顧問，而赴任直無望，大約仍不外兵事……」

袁世凱奔走權貴之門的時候，李鴻藻、榮祿、翁同龢對他都極為賞識，認定他才堪大用。可是，對袁批評得頗為中肯的，則允推李鴻藻的女婿，李鴻藻最得意的門生，清流黨主要人物之一的張佩倫。張佩倫曾經上書李鴻藻，一針見血的說：

「袁（世凱）乃子久（保慶）從姪，於黃（張佩倫）執禮甚恭，且推子久舊交，亦何敢離黃後進？第此公與之深談數次，大言不慚，全無實際。而究其所為，驕奢淫佚，陰賊險狠，無一不備。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則可，以天下奇才目之，則萬萬不可！」

七千新軍

七萬餉銀

然而，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李鴻藻和榮祿，已經認定袁世凱是天下奇才了。此所以，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

五）十月三日，督辦軍務處決定原則，調胡燏燾督辦鐵路，將胡燏燾一手創辦的定武軍洋槍隊，交由袁世凱接管編練。袁世凱奉到指示以後，很快的便擬訂了定武軍的練兵要則、營制、餉章，以及聘請洋員合同。呈上去時，督辦軍務處的幾位親王、大臣，如恭親王奕訢、慶親王奕劻、李鴻藻、榮祿、翁同龢、長麟等人，都一致叫好。於是，同月二十二日，督辦軍務處諸王大臣聯銜入奏，推荐袁世凱主持督練新式軍隊，奏文中說：

「……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，樸實勇敢，暢曉戎機。前駐朝鮮，甚有聲望。其所擬改練洋槍隊辦法，及聘請洋員合同，暨新建陸軍營制、餉章，均甚周妥。相應請旨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，假以事權，俾專責任。先就定武十營步隊三千人，砲隊一千人，馬隊二百五十人（遜清防營舊制：步隊一營五百人，馬隊一營二百五十人）。工程隊五百人為根本。再加募步馬各隊，足七千人之數。即照該道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，每月約支正餉銀七萬餘兩。」

奏上，旋即奉旨：

「據督辦軍務王大臣奏：天津新建陸軍請派員督練一摺，中國試練洋隊，大抵參用西法，此次所練，係專倣德國章程，需款浩繁。若無實際，將成虛擲。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，即著派令督率創辦。一切餉章，著照擬支發。該道當思籌餉甚難，變法匪易。其嚴加訓練，事事窳實，倘仍蹈舊習氣，惟該道是問，懷之慎之！」

以上的一信、一摺、一旨，不但是袁世凱一生的最大關鍵，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三項文獻。因為，袁世凱便以這七千名新建陸軍，和一個月七萬兩餉銀的基礎，創始了滿清中國的一支新式軍隊，再一變而為北洋軍閥集團，從袁世凱本人起，掌握了現代中國初期十六七

年的命脈。

袁世凱所接管的這一支定武軍，係在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九月三十日，由洋軍事顧問漢納根（Von Hanneken）向清廷建議，編練十萬名洋槍隊，每年需餉三十萬兩。三天後漢納根唯恐清廷不肯撥付如此鉅額的軍餉，乃退而求其次，僅以趕練新軍，添購大砲、軍艦三事為請。光緒對此建議非常重視，他命李鴻藻、翁同龢在十月四日與漢納根舉行會談。第二天李、翁二人奏對時，便力陳漢納根的建議可行。所以光緒決定即日成立督辦軍務處，派恭親王奕訢為督辦，慶親王奕劻為幫辦，李鴻藻、翁同龢、榮祿、長麟四重臣會同辦理。十月十八日，清廷派胡燏棻和漢納根會同辦理編練洋槍隊事宜，准胡燏棻專摺奏事。胡燏棻奉旨後即揀定天津為練兵基地，先招募三營一千五百人，同時向外國訂購軍火，嗣又因為經費移充購買海軍艦隻之用，洋槍隊只好停辦，並將漢納根的練兵差使解除。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清廷下詔：「着胡燏棻以所招募兵



大力提拔袁世凱的遜清名臣李鴻章他曾說：「宇內人才，無出袁世凱右者。」

勇先練十營，足成五千人之數，俾成勁旅，徐議擴充」。但是胡燏棻是李鴻藻的門生，本不知兵，中國第一支新建陸軍，於是落到袁世凱的掌握之中。

御史參劾榮祿保全

袁世凱擬訂新建陸軍營制，他成立一個督練處，自任督練官，督練官用薪暫且不定，公費則月支銀一千兩。督練處下設軍務營務處、督操營務處、教習處三處，以及糧餉局、軍械局和軍醫局。事實上袁世凱所擬訂的新建陸軍營制，餉章有許多地方是考慮未週，甚或不切實際的。因此在付諸實施的時候就頗多窒礙，幾難解決。例如新建陸軍訓練中最關重要的彈藥和車輛，袁世凱便因為外行的關係竟予忽略，諸如此類的疏忽事後無從彌補，益以有很多他事先無法想像的開銷並未列入預算。使袁世凱接事之初便為之頭痛萬分，迫不得已，唯有用吃空缺的辦法來勉強應付。此所以我國新建陸軍成軍之始，首先就產生了虛報名額的這一大弊害。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四月十六日，光緒即曾下旨：

「前因天津新建陸軍特派袁世凱督練洋操，優給餉項，原冀壁壘一新，盡洗從前勇營習氣。茲有人奏袁世凱崇尚虛文，營私蝕餉，性情謬妄，擾害一方一摺。該員所練各軍，餉項最鉅，必應切實操練，餉不虛糜，方收實效。著榮祿馳赴天津，將該員督練洋操一切情形詳細查明。能否得力，斷不准徒飾外觀，毫無實際。其被參各節，是否屬實？」

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十月二十日，袁世凱正式就任清新建陸軍督練官，他從胡燏棻手裏接收了四千七百五十名定武軍，再派副將吳長純、都司魏德清，分赴淮、徐、魯、豫和關外錦州、新民府

去招募新兵。從那一天起，到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五月，榮祿奉旨查辦。由榮祿查辦的經過與結果，可以窺知袁世凱督練新軍七個月間的作為究竟如何。

榮祿時任兵部尚書，他奉旨以後特地邀同陳夔龍一道前往。他們一行抵達天津時，直隸總督王文韶下令所部淮軍、練軍一律站隊遠迎，那一天，淮、練兩軍似乎要跟袁世凱的新軍見一次高下，別一別苗頭。顯得份外的旗幟鮮明，行列整齊，使陳夔龍不禁為之讚呼：

「頗有馬鳴風蕭氣象！」
後來到達小站，檢閱新軍，陳夔龍也曾忠實的寫下他的觀感：

「該軍僅七千人，勇丁身量，一律四尺以上。整齊精壯，專練德國操。步隊五營，各按方辨色。較之淮、練各營，壁壘一新！」

檢閱後，榮祿問陳夔龍道：「你看新軍和舊軍比較如何？」
陳夔龍很審慎的回答榮祿說：

「在下素不知兵，不敢妄參末議。不過，從表面上看來，舊軍誠然是不無暮氣，新軍則參用西洋練法，顯得別開生面。」

榮祿很高興，欣然贊可的說：「你說得很對，袁世凱這個人一定要加以保全，以觀後效。」

回到北京，榮祿請陳夔龍擬奏摺，照陳夔龍的意思，御史參劾袁世凱的罪狀應該交部議處。這這就是袁世凱的生死關頭了，幸虧榮祿一心一意衛護袁世凱，他很坦率的跟陳夔龍說：

「一經部議，處分再輕也要撤差。新建陸軍剛剛成立，很難再換生手。不如代袁世凱乞求天恩，姑且從寬議處，嚴飭他認真操練，以勵來茲吧？」
五月十四日，榮祿覆奏清廷，袁世凱被

參各款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。光緒乃下詔誠勉袁世凱，詔書之中曾有語謂：
「……雖經榮祿查明：尚無實據。惟此事關係重大，斷不容徒飾外觀，有名無實，為外人所竊笑。袁世凱勇往耐勞，於洋操情形，亦尚熟悉。第恐任重志滿，漸啓矜張之習。總當存『有則改之，無則勉之』之心，以副委任。至委員太多，則用費太濫，尤宜嚴加密擇，勿涉虛糜。王文韶近在天津，該道（指袁世凱）必應隨時稟商辦理，該督亦當就近認真考察。總期精益求精，悉成勁旅，俾禦侮確有把握，用副朝廷實事求是至意。」

武裝政變癡人說夢

一般所謂袁世凱受知于榮祿，係因戊戌政變



清光緒帝載湉，因袁世凱之態度突變，戊戌政變失敗，被囚瀛台。

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所致，其實是大謬不然的。榮祿在戊戌（一九二四）三年前即已保舉袁世凱，復於七個月以後一肩担承，多方迴護救過袁世凱的命，因此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，早已不同尋常了。

在戊戌政變以前，袁世凱確曾參加過康有為所組織的強學會，並且對維新運動表現得非常熱中。他曾數度與康有為、梁啟超等集會，捐過不少的錢。梁啟超致夏穗卿函中，即有：「此間數日內，袁慰廷、陳令坦諸人開一會，集款已有兩千，（以後尚可通達官，得多金）」之語。其中「通達官」一事便是袁世凱自告奮勇願代康梁往高階層活動，事實上他確也做了。康有為上萬言書時，請都察院、工部代奏，先後碰壁，袁世凱便代他請督辦軍務處代奏，可是當年身為折衷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榮祿居然拒收。榮祿的此一堅定表示使袁世凱恍然大悟，原來榮祿是名為折衷，實係慈禧的死黨，這才是袁世凱後來態度大變的主要癥結。

但是康梁等人仍還以為袁世凱可信、可用，維新黨急於拉攏袁世凱，主要的便在於袁的那一支近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陸軍。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七月二十六日，在維新黨人士的策劃之下，袁世凱奉旨，來京「陛見」。八月一日袁世凱陛見光

緒，光緒竟對他破格超升，授以候補侍郎，令朝野人士為之震駭，慈禧、榮祿焉有不知之理？八月二日袁世凱再請見謝恩，光緒便露骨的親口對袁世凱說：

「今後你和榮祿要各辦各事啊！」
尤其，八月三日一早，守舊派的第一號權力人物榮祿，即快馬加鞭的完成了下列四項應變佈署：

- 一、調直隸提督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五千人，進駐天津陳家溝，切斷袁世凱新軍入京之路。
- 二、調甘肅提督董福祥的甘軍一萬二千人，進駐宛平、長辛店，並入京拱衛。
- 三、榮祿決定捏造軍情，騙袁世凱說日俄開戰，英艦多艘游戈大沽口，把袁世凱逼回天津去。

四、由御史楊崇伊上頤和園，遞請太后訓政，然後慈禧復出視事，處置維新黨。

袁世凱不是不知道守舊派人士早已備有，而且即以兵力而言，光是衛戍京師的清軍即有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人，武器火力且遠在袁的新建陸軍之上，這是清廷看家的隊伍，說什麼也會跟叛軍一死相拚，何況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駐防清軍多達十三萬八千三百名，兵力是新建陸軍的二十倍。發動武裝政變，寧非癡人說夢。此所以，八月三日晨慈禧、榮祿部署已定，當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，邀袁發動武裝政變。其實祇是譚嗣同將維新黨武裝政變的計劃探聽了個一清二楚，維新黨唯一可以「利用」的力最有一個袁世凱。譚嗣同一派天真的洩露了底牌，袁世凱馬上就見風使舵，幡然變計。八月初五，袁世凱向光緒辭行請訓，光緒還在把袁當做同路人看待，語語勉勵，叫袁效忠於己。那時候，袁世凱連慈禧已經指派親信太監「臥底」，在光緒左右探聽一舉一動俱已瞭然胸中了，所以袁當着光緒和那慈禧密探的面，說了一番使光緒聽了愕然莫明其妙，慈禧聽

到必將爲之領首示可的話——

「古今各國，變法非易。不有內憂，便有外患，方始可以言變法。目今唯請皇上忍耐待時，步步經營。如操之過激，必滋流弊。且變法尤在得人，必有真正明達時務，老成持重如湖廣總督張之洞者（慈禧寵臣——筆者註）贊襄主張，方可仰答聖意。至新進諸臣，固不乏明達勇猛之士。但閱歷太淺，辦事不能縝密，唯恐倘有疏誤，終將累及皇上！……」

幽薊雲擾齊魯風澄

這一席話，赫然是守舊派人士在向光緒下戰書了。昨是今非，態度驟異，光緒作夢也沒有想到，袁世凱會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就在光緒驚駭錯愕，手足失措心茫然之際，是日午後三時，辭別光緒立即登車的袁世凱，體面風光的回到天津。次日，天津國聞報的要聞版上，刊出了如下一段記事：

「練兵大臣袁慰廷侍郎，於初五日早赴宮門請訓，即於是日出京。乘十一點四十分鐘火車，至下午三點鐘到津。同城文武官員，咸往迎迓，一時頗爲熱鬧云云。」

這那裏是趨隨天津督署向榮祿告密，袁世凱簡直是奏凱而歸，得勝回「朝」了。

練兵大臣袁世凱回天津，往晤直隸總督榮祿，交換意見過後，榮祿立委袁世凱護理直隸總督。兩人有如接棒交班一樣，兩小時後，下午五時，榮祿立即晉京。是夜，在頤和園。慈禧、榮祿、懷塔布等舉行緊急會議，議決慈禧立即訓政，三度垂簾。第二天，八月初六，戊戌政變轟然爆發，慈禧重出，康梁先已逃出北京，光緒見囚瀛台，譚嗣同等六君子下獄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八月，戊戌六君子授首北京菜市口。據蘇繼祖著：戊戌朝變記所載，曾有某鉅公問榮祿道：

「袁世凱是否奉有皇上密詔？」

榮祿答道：

「有這回事。」

某鉅公再問：

「聽說，密詔之中指明了要殺你閣下。」

榮祿坦然真承的說：

「不錯。」

於是，某鉅公又恨乎言之的說：

「如此說來，袁世凱起先是維新黨的同謀者。他既然身爲同謀，後來又告密出首，此即所謂首鼠兩端，袁世凱斯人，實在不是東西！」

詎料，榮祿竟泰然自若，若無其事的答案道：「袁世凱本來就是我的的人，無所謂首鼠兩端。」

由此可知，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，他所扮演的的是什麼角色。

還有一項鐵證，那就是戊戌政變後袁世凱不但並未獲咎問罪，重新掌握政權的慈禧，還在八月十一、十四日兩天，接連兩次，親自下詔，予新建陸軍獎敘，賞給銀兩。一月後，榮祿准他添兵兩千。接下來，三個月又十八天後的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十月二十四日，又由榮祿奏准清廷，正式成立武衛軍。這是清廷空前未有的一支國防部隊。武衛軍共分五路計：

- 一、武衛前軍：總統聶士成，兵員一萬五千人。駐蘆台，兼防大沽，北塘，扼北洋門戶。
 - 二、武衛後軍：總統董福祥，兵員一萬二千人。駐薊州，兼任通州一帶防務。
 - 三、武衛左軍：總統宋慶（四川提督），兵員一萬二千人，駐防山海關裏外。
 - 四、武衛右軍：總統袁世凱，兵員一萬人，駐小站，扼天津西南要道。
 - 五、武衛中軍：總統榮祿，兵員一萬人，全部新招募，駐南苑，由榮祿自任訓練之責。
-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二月二十日

，又由榮祿保奏袁世凱新建陸軍訓練有效，交部優敘。清廷准其擇優酌保。三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凱的武衛右軍調赴山東防範德軍滋擾生事。五月九日授袁世凱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。十一月四日袁世凱奉旨署理山東巡撫，他開始予拳匪迎頭痛擊，使拳匪在他們的生根之地根本無法立足。此所以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拳亂，引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慈禧、光緒倉皇出奔的空前大禍亂，拳匪老巢山東反由於袁世凱的施展鐵腕，正本清源，將境內拳匪則的剿，殺的殺，驅散的驅散，山東拳匪一廓而空，北五省中唯有山東不曾波及，保全了地方，尤作東南半壁江山的有力屏障。袁世凱既能防患於未然，又復於清廷與洋人的尖銳對立夾縫之中左右逢源，應付得宜，博得洋人的敬佩，以及清廷的迭加獎勉，連當朝宰相，大清柱石李鴻章，都盛讚他：「幽薊雲擾，而齊魯風澄」，確實是袁世凱很了不起的一次卓越表現。由而證實他的魄力與手腕，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。從此袁世凱的大名舉國皆知，一生事業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（未完）

河上人語

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參拾元

本書爲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，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，參與導江、導淮、導河諸工作，勞苦功高，有「水利國士」之譽，全書收集記遊、記事、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，印刷精美，穿線平裝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